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集部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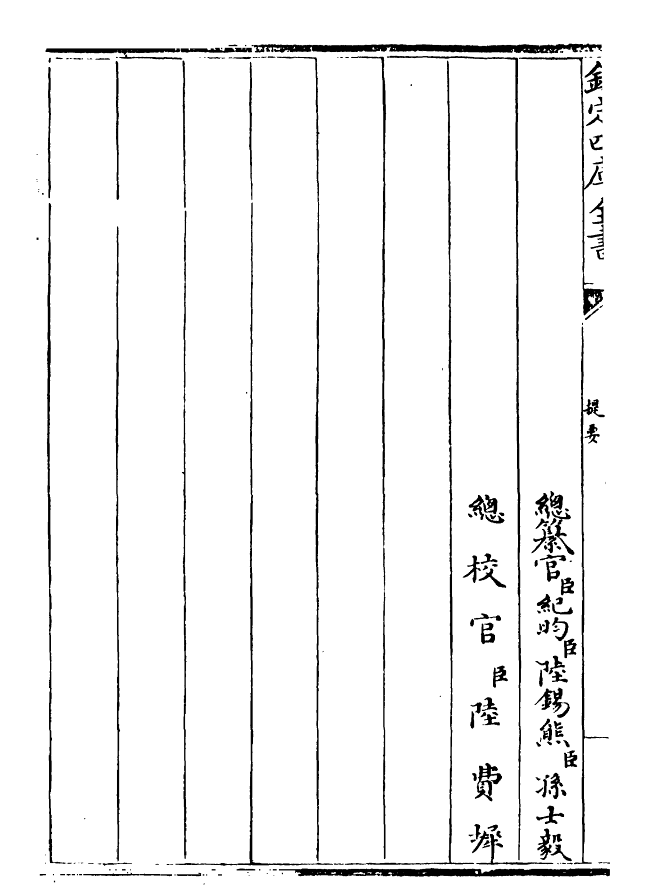
西漢文紀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西漢文紀二十四卷明梅鼎祚編鼎祚作皇霸文紀真偽糅雜頗有炫博之譏其作是編則一以史記漢書為主而雜采他書附益之所據為根本者視諸子雜言較為典實故所收於班馬二史之外者亦可藉以

參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紀之濫如飛燕奏戕成帝答詔張良四皓往返書孔臧與子弟書東方朔寶甕銘李陵蘇武往返書劉向上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奏揚雄潤州牧箴卓文君司馬相如誄諸篇依託顯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西京雜記東方朔別傳搜神記博物志佛藏辨正論所載諸篇及孔安國尚書序孔衍家語序等文雖未能一一釐正要其

所漏不過百中之一矣惟新書節録數篇則新語春秋繁露之類以例推之何不並載列女傳及揚雄諸賦並節録其序以例推之其他亦將多不勝收殊無義例其於詔制既以各帝分編又往往隨事附各篇前後端緒厖雜於編次之體亦乖然三代以下文章莫盛於西漢西漢莫備於此編含英咀華固著作之驪淵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西漢文紀卷一

明 梅鼎祚 編

高祖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亡秦滅楚五載而有天下國號漢都關中性明達好謀能聽規摹弘遠在位十二年崩羣臣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

與沛父老帛書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因皆解縱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沛令恐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召高祖于外令後悔城守蕭曹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父老率子弟殺令迎高祖立為沛公

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則父子俱屠無為也史記天下苦秦漢書作天下同苦秦可立者立之作可立立之則家室完作即室家完

入關告諭秦二世三年沛公攻武關擊秦軍大破之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兄子子嬰為王子嬰元年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子嬰降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諭諸縣豪傑使人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初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史記吏人漢書作吏民約束作要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王初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懷王及秦滅項籍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徙長沙明年使英布擊殺之蓋高祖為漢王之二年也漢王東畧地至

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王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史記

諸侯漢書作兵關內作關中

禮諸神詔

漢王二年上東擊項籍還入關立北時以配五帝名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儀因令縣為公社下詔　案是時方為漢王如五年徙封信越及赦稱猶令不宜此獨先稱詔蓋史氏追尊之辭亦不及檢諸令耳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史漢同

改封韓信彭越令漢王五年十一月與信越將兵滅楚正月下令

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畀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

赦天下令五年正月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封故衡山王吴芮詔五年二月即帝位下詔

故衡山王吴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粤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

封故粤王亡諸詔五年二月

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

罷兵賜復詔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

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善遇高爵詔 五年五月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

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敇天下詔 六年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因執信詔曰

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敇天下 並漢書

詔衛尉酈商田横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為王及漢平齊地横率其徒屬五百人竄居海隝中高帝乃使使赦横罪而台之横以先嘗殺漢使酈食其而弟商方為漢將不奉詔高帝詔商復使使具告詔意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横乘傳詣洛陽至尸鄉自剄從二客及海中五百人皆自殺

齊王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揺者致族夷史漢同

擇王荆楚詔六年十二月上既禽韓信分其地為二國田肯賀上因言齊地便利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於是下詔韓王信等請立從父兄劉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

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

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

尊太公為太上皇詔六年三月初上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恐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問知家令言心善之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五月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

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讞獄詔七年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擇立代王詔十一年正月燕王綰相國何等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

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迺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

定口賦詔 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 十一年二月

蓋聞王者莫髙於周文伯者莫髙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擇立梁王淮陽王詔 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下詔燕王綰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

立趙它為南越王詔 十一年五月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

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粤王

擇立吳王詔十一年十月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上召拜以為有反相而誡之後果反誅

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

置秦楚諸帝王守冢詔十一年十二月

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絶亡後

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史記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

賜赦燕吏民詔十一年十二月燕王盧綰預陳豨反謀三月擊綰下詔綰敗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等請立建為燕王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

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

立南海王織詔十二年三月　汪云遥奪尉佗一郡封織未得王

南武侯織亦粤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十二年三月詔高祖自定天下以來韓彭諸功臣並坐反誅因有是詔四月崩

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

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並漢書

賜韓王信書信治馬邑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使使胡求和解上疑信有二心賜書責讓之信得書亡走匈奴為柴將軍所擊斬詳後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虜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所以責於君王

手敕太子 名盈字滿是為惠帝 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

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可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有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又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又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趙王如意戚夫人生為呂后所殺 並古文苑 尺牘載三篇王云疑後人傅會之語

功臣封爵誓文六年十月始剖符封功臣蕭何曹參等為通侯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史記無黄字存作寧 楚漢春秋載云使黄河如帶泰山作礪漢有宗廟爾無絶世

惠帝諱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寛仁篤敬遭母呂太后虧損至德焉

寬吏賦詔 高帝十二年五月即位賜爵級減稅刑又詔

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常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惟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文帝 諱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迎立在位二十三年寬仁恭儉弛利戒兵與民休息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廟號太宗

即位赦詔

制詔丞相大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漢書欲危史記作欲以危

封誅諸呂功臣詔元年十月

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伐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

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

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禄印益封太尉勃萬戶

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

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

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史記前字後少十餘字　漢書首有

議除收孥相坐律詔元年十二月刑法志作二年與紀異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

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不取其議

丞相周勃陳平奏

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

又詔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周勃陳平復奏

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史記

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真德秀文章正宗云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

報建太子詔

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報有司又曰豫建太

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又報有司固請乃許之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也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史記漢書嗛作慊禪作嬗

又報

楚王季父也春秋髙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

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漢書無惠仁句東上有皆字

有司固請建太子奏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

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史記　漢書皆千餘歲作皆且千歲皆亦作亦皆子某作子啓純作敦

春和振貸詔元年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

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存問長老詔元年三月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並漢書

修代來功詔元年四月帝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

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

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封從高帝功臣詔元年四月

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頴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户漢書益邑各二百户定作足

令列侯之國詔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漢書千餘歲無歲字遺作違馴作訓

日食求直言詔二年十二月

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

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令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竝史記　漢書天生蒸民作天生民兆作士在朕作在予理作治白以告朕作句以啓告朕飭其任

職作救以職任

置傳作傳置

親耕耤田詔 二年正月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耤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封三王詔 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陽城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

太子史記作長子並漢書

除誹謗法詔 二年五月 史記三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史記

勸農詔 二年九月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漢書

遣丞相之國詔 三年十一月遂免丞相周勃遣就國

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漢書計作詔

擊匈奴詔 孝文即位與匈奴復修和好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五月

下詔遣丞相灌嬰將兵擊右賢王走出塞 史記六月

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 並史記

赦濟北吏民詔 三年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匈奴乃反欲襲滎陽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下詔虜興居自殺

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

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勸農蠲租詔十二年三月

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賜三老孝弟力田置常員詔 十二年三月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悌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親耕蠶詔 十三年二月

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並漢書）

除祕祝詔（十三年夏）

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史記）

除肉刑詔（十三年五月以淳于公女緹縈上書請贖父刑爲下令丞相張蒼等議奏定律制可）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迺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史記何治之至作何則至）

治訓作馴由至作由也刑之痛作楚痛有以易之下無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定律令奏

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巳論命復有笞罪者

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隷臣妾隷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隷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

漢書

除租稅詔 十三年六月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

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史記匽作勸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歴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

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史記　漢書縣長作彌長墠場作壇場躬享作專鄉祠官作祀官

同前史記十三年制

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方内乂安人民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享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享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

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十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

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漢書

匈奴和親詔後二年六月匈奴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

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弃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史記漢書遠達作達遠論吾作諭其怛惕作惻怛朕意作朕志漢書匈奴傳制詔

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賜南粤王尉佗書

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高帝遣陸賈立佗為南粤王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以此怨長沙王乃自尊號為南武帝攻長沙邊取數縣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兵不能踰嶺高后崩罷兵佗乘黄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粤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粤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佗恐乃下令國中去帝制因為書謝賈還報

文帝大悅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

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王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冦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尉佗報文帝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

髙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粤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使藩中尉髙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内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髙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髙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

方畀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

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並漢書 史記載書云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遥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賢良策問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

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髙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

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漢書

遺詔後七年六月

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

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

有所改史記漢書時作世長幼作長老悲作念人男女作民聲作音擅哭作擅哭臨率作類

大橫占辭史記漢文帝初為代王諸大臣迎立也猶與未定卜之卦兆得大橫占曰云云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卜人曰所謂天王乃天子於是入即帝位

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大橫以荊灼龜文正直也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

景帝諱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天性雖刻然能遵孝文恭儉之業民醇俗厚故稱賢主者周云成康漢云文景

立孝文廟舞詔元年十月丞相嘉等議奏制可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

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漢書肓作遂不私其利也在無罪下肉作宮不能識作弗能勝識古作世

丞相申屠嘉等奏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

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並史記漢書等作謹功莫大作世功莫大歲獻作所獻

聽民徙寛大地詔元年正月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

議臧罪吏詔 元年七月

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

與丞相更議著令

廷尉信與丞相議奏 按表景元年廷尉歐三年廷尉勝而廷尉信在文帝後元年

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

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

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

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定笞罪詔 文帝雖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遞減復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更議箠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封蕭何孫嘉為列侯制詔何封鄼侯傳至孫則有罪免景帝二年六月紹封則弟嘉景紀名系又本作傒

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赦襄平侯嘉詔三年十二月

襄平侯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擊七國制詔三年正月七國反遣太尉條侯周亞夫等擊之二月吳王既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七國悉破滅惟濟北王以刼故不誅

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寛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

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刼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邱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史記

赦從吳王吏民詔三年六月

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蓺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

讞獄詔中五年九月其後獄吏復避微文至後元年又下詔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

為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定長吏車服詔（中六年五月）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減笞詔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定箠詔中六年五月

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詳讞詔後元年正月此後獄刑益詳近于三聽五宥之議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

獄者務先寬

令二千石修職詔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

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卹廉士詔 後二年五月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為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

長利

勸農桑詔 後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寬鞫繫詔 後三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

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頌繫之並漢書

食鼎銘漢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為之形若瓦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小篆書其文曰

五熟是滋君王膳之虞荔鼎録

西漢文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浙

西漢文紀卷二

明 梅鼎祚 編

武帝

諱徹景帝中子初封膠東王立為皇太子在位五十三年廟號世宗帝雄材大畧內事神僊土木外事四夷征繕煩苛海內虛耗若表章六經疇咨俊茂稽古禮文之事則煥乎有可表見焉

復高年子孫詔

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顧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修山川祠詔建元元年五月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省衛士詔建元元年七月

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文苑誤連罷苑馬以賜貧民句

議攻匈奴詔元光二年春大行王恢議宜擊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敕鴈門代郡軍士詔元光六年冬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

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義厥路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罪詔元朔元年十月有司議奏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
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
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
議不舉者罪

有司議不舉孝廉罪奏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元朔元年赦天下詔 元朔元年三月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

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分封藩國詔 元朔二年正月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

元朔三年赦天下詔 元朔三年三月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

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下

禮官勸學詔 元朔五年六月丞相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議移爵賞詔 元朔六年六月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益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並漢書

買爵減罪詔 元朔六年再擊胡大農陳藏錢經耗天子下詔有司請置賞官命曰

武功爵

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 史記

遣謁者巡行致賜詔 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

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簒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遣博士循行詔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幷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

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振流民詔 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天子憐之詔曰

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又遣博士循行詔 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

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封周子南君詔元鼎四年十一月

祭地兾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漢書

史記詔云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

報尊寶鼎詔元鼎四年夏汾陰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祠旁乃以禮祠迎至長安公

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詔報有司復奏制可

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為出哉史記楙作廡

有司奏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泰

泰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兹中山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

漢書　史記彖作終鬺亨作鬺烹鬼神下云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視宗禰廟作見於祖禰　吳音從覇反

郊見詔元鼎五年十一月丁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迺顯文鼎獲薦於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馬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

議內史減田租詔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為左內史

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

鄭國旁高卬之田上曰

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親巡邊詔元封元年十月行自雲陽歷至朔方臨北河威振匈奴

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

遷東越民詔 元封元年十月東越殺王餘善降下詔遂虛其地 文苑誤連遂虛其地為詔

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

增太室祠詔 元封元年正月

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並漢書

登封改元詔 元封元年四月登封泰山還降坐明堂制詔御史

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史記

同前 漢書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

又詔

古者天子五載一廵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史記

芝瑞赦天下詔 元封二年六月因作芝房之歌

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 漢書 史記詔云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

乾封詔 元封三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

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史記靈星即龍星也

祠后土赦賜詔 元封四年三月祠后土詔

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

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南巡狩赦賜詔元封五年四月

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求賢詔元封五年四月

葢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

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敕汾陰詔 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並漢書

造太初歷詔 漢初襲秦正朔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言歴紀壞廢宜改正朔上以兒寛明經術乃詔寛與博士議以正月為歲首改元太初

廼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史記漢書有司句作有司言歷未定理作考詹作雖昔作古度驗作發斂蓋尚作則上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紬績日分后一段無

定禮儀詔史記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

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

赦汾陰安邑詔太初二年四月

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

下史漢同

下關都尉詔太初二年十一月

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征匈奴詔太初四年匈奴且鞮侯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方欲遂困胡下詔貳師將李廣利等分道出討不利皆引還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更黃金故名詔太始二年三月因以班賜諸侯王

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為麟趾褭蹄以協瑞焉

郊見赦天下詔後元元年二月

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群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封廣川王去詔廣川惠王越為景帝子子齊嗣位以罪薨除國後數月下詔封其孫去復坐罪徙死

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絶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

封常山憲王子平商詔常山王舜為景帝少子王后生太子勃嗣位而有不愛姬生長男棁后及勃不收邮棁因發勃姦逆廢徙除國月餘天子為最親復詔有司

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於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子商上史記無封字

封公孫弘為平津侯詔弘元朔三年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因詔封丞相封侯自弘始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禄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並漢書

長平侯衛青益封戶詔青姊衛夫人子夫得幸武帝拜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數有功而子夫有男立為皇后元朔二年出雲中至于隴西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封長平侯復
詔益封戶

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

益封青三千戶史記漢書服作伏七十一級作一十七級三千戶作三千八百戶

衛青益封戶詔元朔五年春青將三萬騎出高闕攻走匈奴右賢王得其裨王十餘人人畜甚衆上使使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益封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等青謝辭或是奏故全錄

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

青六千戶史記戎漢書作我六千戶作八千七百戶

封公孫敖等為列侯詔

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頟侯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

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陟
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
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
關內侯食各三百戶史記漢書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
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
戶　寂渾作寘渾麾下作戲下
封霍去病為冠軍侯詔去病為青姊少兒子初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
將軍青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元朔六年詔封
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

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産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戸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内侯邑三百戸漢書 史記粟作劃得作及捕作生捕千六百戸作二千五百戸二千餘人作千三百級以千一百戸封賢為衆利侯

霍去病益封戸詔元狩三年春青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復益封戸

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

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漢書　史記讋作慴幾作冀無鏖臯蘭下句侯作胡無銳悍者句無獲醜二字八千九百六十級作八千餘級師率減句無二千二百戶作二千戶

霍去病益封戶詔元狩三年夏去病出北地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復益封戶賜司馬趙破奴校尉高不識等爵有差

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

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漢書史記涉鈞耆句無濟作踰鎅作過無揚武乎句無得單于單桓句無及相國都尉句無可謂能舍服知成句

霍去病再益封戶詔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等欲降漢上恐其詐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渡河先遣渾邪王詰行在所率其衆降者數萬人上嘉去病之功又益

封戶而封渾邪等侯處降者於邊五郡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史記咸作畢與作與之繇作繇役漢書攻作征獲作捷

益封霍去病及諸將詔元狩四年春去病率五萬騎出代右北平二千

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多詔復益封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
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
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
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
戶封伊即靬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
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
二百戶史記漢書弼作允涉獲章渠作涉獲單于章
渠比作北斬作雙涉離作度難閭作盧胡作訊
什三作什二與作興七百級作八百以千六百戶句無
符離作邳離邢作衛以千二百戶句無專作剸以千三

百戶句無壯作壯以千八百戶句無奴昌作昌奴校尉上有漁陽太守解敢得作敢皆獲爲作賜爵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

追封韓千秋摎樂後詔南粵王興與母摎太后願內屬丞相呂嘉不便也元鼎四年漢遣故濟北相韓千秋太后弟摎樂將兵入粵嘉攻殺王及太后立王兄術陽侯建德擊殺千秋等下詔封千秋樂之子因詔討呂嘉五年秋樓船將軍楊僕等討平之以其地置儋耳九郡

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摎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

討呂嘉等詔

天子微弱諸侯力征譏臣不討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封地士將軍欒大詔

大本膠東宮人以方術見上敢大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僊人可致也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拜大為五利將軍一月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四印元鼎四年制詔御史封樂通侯

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

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史漢同

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詔屈氂為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初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為太僕坐賦賀應詔捕得京師大俠朱安世贖子罪安世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巫祠祝詛上賀父子死獄中征和二年拜屈氂為左丞相以罪誅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埶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乃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

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傅朱安世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封李壽張富昌詔太子據為江充所譖以巫蠱事囚發兵收斬充等兵敗亡至湖捕急自經死時山陽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抱解太子遂格鬬死上既感寤乃詔封壽等

葢聞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邘侯張富昌為題侯（並漢書）

廢陳皇后策（后長公主嫖之女堂邑侯陳午尚主生后初為太子妃及武帝即位立為后擅寵驕貴無子而妬又挾婦人媚道為祠祭祝詛元光五年使有司賜后策廢寵以下策）

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立齊王閎策（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子閎旦胥同日封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

後三王皆不得令終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慿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僁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史記　漢惟元狩六年三策並同而國書作乃國

立燕王旦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君作帥毋俷德作毋作棐德毋迺廢

備作毋
廢迺備

立廣陵王胥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乂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漢書世作世世政作正戰戰作祇祇侗作祠不作威不作福作不作福不作威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句無

策賢良制元光元年天子覽董仲舒對異焉乃復策之　以下制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

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
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悳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悳澤洋溢施虖方外延
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
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
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
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

隱朕將親覽焉

策賢良制二

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葢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

以懲忿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任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

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策賢良制三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策諸儒制 元光五年擢公孫弘對為第一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

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

馬並漢旨

賜嚴助書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武帝擢為中大夫侍燕從容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帝賜書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以下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嚴助謝罪上書

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絶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敕責楊僕書

僕宜陽人遷主爵都尉拜樓船將軍討南越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

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報李廣廣隴西成紀人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

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無何匈奴入遼西武帝乃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帝報之　此但云報不明書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賜吾丘壽王璽書壽王字子贛趙人為東郡都尉上不置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璽書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丞相劉屈氂璽書戾太子為江充所譖將收捕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祕之未敢發兵上怒賜丞相璽書屈氂與太子戰太子兵敗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

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報丞相車千秋 千秋齊諸田徙長陵為高寢郎訟太子寃拜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惠緩刑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之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

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漢書

封泰山刻石辭漢書應劭注云封者壇廣十二丈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為郡邑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

禄永得 風俗通親作父育民作成名邑作縣與天無極作與天下無極　揚用修金石古文無前四句

祠泰一贊饗辭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泰一贊饗曰

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燿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太初泰一贊饗辭 元封五年修封祠太一五帝於明堂至太初元年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其贊饗曰

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 並漢書

泰山鼎銘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為之其形如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大

篆書其文曰

登于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 鼎錄

祀太室牛鼎銘 宋紹興二十年賜臨安寧壽觀古器其一漢鼎高尺有九寸兩耳旁出曲上三尺牛首識云

有漢建元三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銘曰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宗器審厥象作牛鼎格于位室從用饗億寧神休惟帝時保萬世其永賴 西湖游覽志

汾陰寶鼎銘 元鼎元年汾陰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雜金銀

銅錫爲之四向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未然之狀古文複篆其文曰

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並鼎錄

昭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沖年辨察委任霍光輕傜賦罷榷酤匈奴和親百姓充實

蠲租貸詔　始元二年八月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止出馬詔　始元四年七月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舉賢良文學詔始元五年六月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封鉤町侯毋波大鴻臚田廣明詔武帝元封中滇王舉國降於是以為益州郡至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及牂牁二十四邑皆反殺長吏明年遣大鴻臚

明等擊破之六年七月下詔

鉤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禮韓福詔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下詔此見兩龔傳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下詔與此小畧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

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

封杜延年燕倉任宮王壽為列侯詔 元鳳元年九月葢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燕王旦自殺十月詔封延年等復詔赦從反者

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落侯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

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以告大司農敞敞告諫大夫延年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

赦從燕王上官桀等反罪詔

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今迺與長公主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

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長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罷馬口錢詔 元鳳二年六月

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四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免漕收責詔 元鳳三年正月

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賑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封范明友平陵侯詔元鳳四年四月

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氐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其封明友為平陵侯

封傅介子義陽侯詔元鳳六年正月

樓蘭王安歸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戸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叔粟當賦詔 元鳳六年正月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

封張安世富平侯詔 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上官桀與燕王謀反誅朝無舊臣而安世篤行光白用為右將軍光祿勳自副焉元鳳六年正月詔封

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

減賦口錢詔 元平元年二月有司請減什三許之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漢書

漢昭帝冠辭 大戴禮記 記載成王冠辭相連非此辭也

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普遵大道之郁彧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後漢書注引博物記順作奉仲夏作仲春日作辰郁彧作邦域百作萬稚免作沖孺免猶弱也崇作蘊寵作就太平御覽引禮外篇摛顯作不顯秉率百福作康阜百福稚免作邪佞崇作弘

藍田鼎銘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小篆書三足其文曰

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鼎錄

西漢文紀卷二